

記忘年之交黃一公

梁子衡

(一)

我所記的黃一公，是指廣東政界名人黃範一先生，他是國大代表，於本年（六十四年）六月卅日下午十一時四十分壽終正寢，享年八十六歲。

我在廣東認識黃一公，到了台灣才與黃一公交往，兩人歲數相差廿多年，所以稱為忘年之交。我這篇短文，只寫點小事，志在懷念，不在紀傳。

抗戰八年，我投筆從戎，都是隸屬於余漢謀（嶺奇）將軍的麾下。余將軍在粵時，左右有兩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助手，一為李彥公（李煦寰、別號彥和）、一為黃一公（平輩都稱他為一哥）。李彥公文人武相，黃一公武人文相。李彥公武相武「氣」（指脾氣），黃一公武「氣」文相。我從事部隊政工，故接近彥公多，而接近一公少。

在廣東時，我只有在若干公共場合，遙瞻一公的風采。離相對晤談或促膝談心的程度尚遠。及大陸淪陷，政府遷台，我們大家到台灣，才開始交往。最常見的，是粵籍西江區國大代表經常聚餐那一段時間。又因黃一公是鄭彥秦先生的世伯，我是鄭彥秦先生主管海外工作時代的部下，彼此的關係，乃更形密切。

記得第一次和一公深談是在中山堂的大聚餐廳，他轉述了鄭彥秦先生對我的批評。他鼓勵我

努力，因為他一生的拿手本領是「公共關係」，他也勸我加強「公共關係」。我當時便發揮「牛哲學論」。我說，我只自視為一條犁田的牛，誰認為我有氣力，能犁田，誰便可鞭策我耕耘於田土之上。牛無法找農夫，只有農夫找牛。我一生擠出的未必都是牛奶，但一生自甘吃的是草。

一公聽後哈哈大笑。

(二)

我從事海外工作廿多年，海外僑胞歸國，少數有交情的朋友，常送點小禮物。大約，旅菲僑胞多送呂宋煙——雪茄；旅美僑胞多送襯衣、領帶；港、澳僑胞多送廣東餅食、鹹魚、蝦醬。我們還報的多是茶葉、肉鬆，名貴一點的是雪耳。

華僑社會是倫理社會，禮物往來，全出於「手足」關係，而非「官民」關係。不傷廉、傷德的禮物，我們不好意思退回。我一向把禮物分類，視親友的所需，預定名單，相機轉贈，以符「各取所好」、「各取所需」的原則。譬如，僑胞常把我這小脾氣為大脾，送來一件十六寸半的襯衣，翌日我便派人專送與中央黨部的老同志楊大個子有壬兄（現已退休），後來，楊兄告知，張伯華兄的領子亦粗大，我送他的襯衣，有時亦與伯華兄分享。

黃一公是我送雪茄的一個對象。其他還有空軍老將軍張惠長先生等幾位。供應品雖不多，但我已盡了「尊老敬賢」的心情，且亦符合取諸朋

友，還諸朋友的道理。

一公有一次問我：「子衡，抽您送來的雪茄多了，我應該送點什麼給您？」

我說：「您已送給我許多高帽子，帽價已超過了煙價，我正要感謝您呢！」

由此可見一公待人接物的精細！

(三)

黃一公有一諾千金之風。

民國五十八年，本黨召開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。我參加國民黨大會代表黨部出席十全大會代表的競選。我的決定比我的鄉前輩朱慶堂先生稍遲。當我跑到士林黃公館請一公支持一票的時候，一公很坦白的告訴我，他已答應支持朱先生，一諾千金，無法改變。我當時對他這種精神非常感動。

一公一面投朱先生的票，一面盡力的鼓勵我。十全大會後，有一天一公跑到我的辦公室，用一種充滿歉意、愛護、期望的態度對我說：「子衡，會開過了，我一直擔心我的一票影響您的成敗。現在好了，今後您要怎樣幫助您，我一定盡力而為！」

這樣親切的關懷，只有慈母送別，牽衣叮嚀時才能感受得到。

年前，一公的冰箱壞了，他請中興公司派人修理，估價高達五千元，他感負擔不輕，撥電話要我向中興公司關照優待。剛巧，我有一位世侄

許清源兄在該公司服務，我便打電話給許君請他幫忙。我在電話說：「黃範一先生是一位同盟會老革命家，他希望在二千五百元左右可以把冰箱修好，貴公司能予以優待，他必感激。否則，超過二千五百元以上的數目，由我負責好了！」

內子在旁聽到，說我口氣這麼大，必定吃了大蒜！我說：「黃先生第一次要我服務，同時，自十全大會後，他心裏對我一直有『一票』的隔膜，我必須倍加親切，使他了解我的感情。」

後來，得許清源兄的支持，一公冰箱修好，我也沒有賠錢。

(四)

七月四日上午，在自由之家黃一公治喪會議中，鄭彥霖先生報告一公的事略。鄭先生說：一公是武人而非文人，少年加入革命同盟，後歷任軍職；又說：一公對人對事忠誠坦白，朋友做錯

了事，他必直言勸諫，絕不敷衍。鄭先生做事偶有不當，他也必指出：「彥霖，您那件事做得不對呵！」大家對他這種坦誠，不但不以為忤，反而增加對他的敬佩。

近年每與一公晤敘，多涉及「老人」問題，他常對當前中國傳統文化的式微而搖頭。有一次，一公和我們幾個朋友談到家庭問題，我曾發表謬論說：

「我的孩子都要我退休後出國靜度晚年，我對兒女決定兩個原則：接受招待，不接受救濟；接受觀光，不接受居留。」

一公鼓掌贊成。

我還說了一段父子兩代生活方式的事情。前年小兒回國省親，某一個晚上，他忽然對我說：「爸爸：您下班之後整天對着電視機，沒有朋友，沒有娛樂，這樣，人生有何意義？」

我說：「靜，就是我的快樂，跟動就是你的快樂一樣。我是歷盡滄桑，突破了八陣圖，闖出了迷魂陣，才會得到今日這樣的境界呢！」

我九時半上床入睡，孩子們這時才盛裝夜遊，由於生活方式的不同，「孝」字的意義就得加以調整了。

孩子寫信回家，由「父親大人膝下」發展到「親愛的爸爸」，再發展到「爸爸」或「爸」。這是隨社會結構變動的一種發展，「時間第一」，與孝道無關，我們不必傷心！

(五)

四月十六日，總統 蔣公奉曆之日，黃一公堅要參加喪禮。他的家人見他身體不好，勸他節勞。他說追隨 蔣公幾十年，無論如何都要到 國父紀念館，瞻仰 蔣

公遺容最後的一面。否則，他將終身不安。那天，我也參加了，在光復南路口國民大會代表的隊伍中，我看見梁應棧兄扶着一公，行步蹣跚，臉色青白，狀極疲苦，我們那天大家都坐大巴士，且車輛都排在基隆路一帶，無法開進隊伍中接應。幸好應棧兄機警，情商在場憲警，找到一輛計程車，送他回家。

一公追隨 領袖，始終如一，不容分寸間斷。這種情操，充份表現出革命家的精神。

廣東知名人物，有幾位的「輩份」是「公定」的：例如張發奎先生的「向公」，余漢謀先生的「樞公」，黃範一先生的「一哥」，李樸生先生的「樸老」，胡木蘭女士的「蘭姊」，都像是與生俱來，出於自然的。我是後輩，一向稱「一哥」為「一公」，稱「蘭姊」為「蘭姑」，以表示合情、守份。

一個人每每有許多種地位。有些人政治地位極高，而社會地位却不高；有些人社會地位極高，而政治地位不一定很高。是非自有公論，甚少以名位來衡量！

黃範一先生的社會地位比政治地位高。羣賢畢集，官蓋如雲之間，「一哥」一到，則如春風柔拂，琴韻輕揚。「一公」是屬於「鐵老」（吳鐵城先生）那一型的人物，我之所以接近「一公」正是愛好他這副味道。

茲敬錄鄭彥霖先生手撰輓黃一公聯於篇末，以見朝野人士對一公禮敬之誠與乎悼念之深。

革命仰者英，話固宿封滿，負弩陣前。西江驅龍，周旋敵後。開國紀勞動，並著謏猷留議會。

通家尊父執，記香島遁亡，典衣為活。羊城比舍，聲歎時親。立身承勛勳，悵憶音容向士林。



廣東政界名人黃範一遺照